

基于梯级模型的汉语“连”字句与韩国语补助词表达的 认知语义研究*

单清丛**

目 录

1. 前言
2. 汉语“连”字句与韩国语补助词的标举极端语义特点
3. 汉语“连”字句与韩国语补助词的反预期语义特点
4. 结语

中文摘要

汉语“连”字句是表达语义梯级的典型句法手段，而韩国语与“连”字句直接对应的是“-도, -마저, -까지, -조차”等补助词表达手段。本文主要借助梯级模型的相关概念，对汉韩语连字句的表达从标举极端语义、反预期两个语义层面进行对比分析。具体可以得到如下小结：第一，汉韩语“连”字句的相关表达在语言表层上是一对多的关系，但我们可以立足韩国语表达对汉语“连”字句进行四分；第二，在标举极端语义方面，纵向上重新划分类型的汉语“连”字句表达与韩国语基本对应，但在横向上存在突显程度差异，其在标举极端义典型性上可能存在“类型二>类型四>类型三>类型一”的排列；第三，在反预期程度方面，大致呈现“类型四>类型一>类型二>类型三”的排列。

关键词：“连”字句；补助词；极端语义；反预期；汉韩对比

* 本文根据匿名评审专家的审稿建议逐一进行了修改，在此向匿名评审专家表示感谢。

** 上海外国语大学 韩语系 亚非语言文学 博士课程

1. 前言

1) 引言

“连”字句作为汉语的特殊句式一直以来备受汉语学界关注，其内部隐含的梯级、焦点、量化等问题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对象。而韩国语中尽管没有直接对应的句式，但汉语“连”字句的语义主要通过补助词“-조차, -까지, -마저, -도”表达，从这种一对多的对应形式来看，我们可以初步推知，不同补助词虽然都可以表达较典型的极端语义，但其各自的语义功能存在不同的角色分配。本文主要从语言对比的角度出发，借助梯级模型理论，对汉语连字句与韩国语补助词表达在标举极端语义、反预期两个典型语义语义层面¹⁾进行对比分析。

2) 前人研究²⁾

汉语学界对“连”字句的研究十分深入且全面，基本涵盖了语言本体研究的各个方面，我们将前人有关“连”字句的研究整理了如下表格：

表1 汉语学界“连”字句的主要前人研究

研究领域	代表观点及代表学者
语义分析	白梅丽 (1979)、崔永华 (1983)、宋玉柱 (1983)、周小兵 (1990)、曹秀玲 (2005)、张旺熹 (2005)、蔡永强 (2006)、罗晖 (2007)、巴丹 (201

1) 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对文章的结构进行了较大幅度调整，删除了原来的第三章节“汉语‘连’字句与韩国语补助词的全称量化特点”。审稿专家指出若对该主题进行韩汉对比，极性和反预期是最典型的两个特点，且在笔者对全称量化的相关内容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建议取消该章节。我们同意审稿专家的意见，但同时对全称量化这部分内容很感兴趣，今后将在进一步学习后展开对“连”字句与韩国语补助词全称量化特点的分析。因此，本文对“连”字句与韩国语补助词特点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标举极端语义”和“反预期”。

2) 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对前人研究方面重新进行了调整分析，在此表示感谢。

	2)、任玉华 (2013)、强星娜 (2013)、邓川林 (2016)、王跃平 (2017)、张露、杨果 (2017)、郭锐 (2006、2022)、牛长伟 (2022)
语用功能	(1) “连”字句的焦点和预设：方梅、张伯江 (1996)、刘丹青、徐烈炯 (1998)、胡德明 (2002)
	(2) “连”字句的话语分析：崔希亮 (1993)、杨蔚 (2001)
	(3) “连”字句的反预期结构和主观性：王远明 (2008)
	(4) “连”字句的信息结构：袁毓林 (2006)、刘慧娟 (2016)、杨鸿禄 (2022)

在此，我们不能对每位学者的观点展开陈述，仅对部分学者的观点进行综述。有关“连”的词性各家就有不同的观点，如“介词”说、“助词”说、“语气副词”说、“连词”说等不同观点，但由于词性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在此不做过多分析。在此我们主要对语义、语用的主要观点进行简单综述。

在语义方面，崔永华 (1983) 认为，从言者角度出发，“连”所指事物或事件是一般常理情况下，“最不该V”的那个。张旺熹 (2005) 探讨了以隐性量级序列为基础的“连”字句的句法语义问题，认为“连”字句是用来实现人们对外部事物进行序位化操作的一种句法手段。这种序位化操作，在汉语中通过有序名词的序位激活和无序名词的序位建构来实现。罗琼鹏 (2006) 认为，“极端”是从“相对”的角度来讲的，这个“相对”的角度可以根据层级蕴涵关系来定义，或者说，将某一集合项放置于不同集合范围内，对于“连”字句是否能解读出标举极端语义产生影响。罗晖 (2007) 对“连”字句进行了梯级逻辑语义分析，其认为“连”字句背后隐藏着梯级逻辑，“连…都/也”结构是梯级算子，梯级模型为“连”字句的生成和理解提供了认知基础。邓川林 (2016) 在与“总”字句对比过程中，分析了“连”字句“X1<[XF<X2]”的语用量级，R (XF) 最不可能成立的预设意义以及高于R (XF) 的命题都应成立的衍推意义。郭锐 (2006、2022) 从衍推和否定的角度分析了“连”字句的语义内容处于一个衍推序列的起始项或其他非终极项位置，根据衍推方向倒置规则，相应肯定式和否定式的衍推方向相反。杨鸿禄 (2022) 在郭 (2022) 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修正，即“连”字句所标举的事件发生的概率（可能性）很低，这可能是相对于整个语用标尺来说的，也可能是相对于语用标尺的子集来说的。

在语用方面，袁毓林 (2006) 认为“连”字句在“连NP+都/也VP”中，“连”引

导的成分NP是“都、也”约束的语义焦点，其既非典型话题，也非“话题焦点”，而“连”字句中NP和VP在新旧信息组配上的格局和限制，证明整个“连”字句是一个传递新信息的广焦点，“连”字句的句法语义机制是从谓语部分拷贝话题，并且话题隐含述题的部分意义。王远明（2008）提出了“连”字句的“反预期结构”，从另一角度对“连”字句的语用功能进行解释，而“连”字句的“反预期”语义正好反映了吴福祥（2004）提出的与说话者预期相反、与听话人预期相反、与社会共享预期相反。

其他相关研究受篇幅限制在此无法具体展开。从汉语学界的相关研究来看，“连”字句时至今日也是一个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我们也很容易发现，汉语学界有关“连”字句的研究基本没有从汉外对比的角度展开的相关研究，若从汉外对比的角度展开分析，“连”字句是否会呈现或分类出不同的语义类型？相关内容都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

汉语“连”字句在韩国语中主要以“-조차,-까지,-마저,-도”的补助词形式表达，韩国语不同的补助词表达类型其实能为我们重新审视汉语“连”字句提供另一种视角，在具体分析之前，我们需要看一下韩国语学界有关四个不同类型补助词的先行研究。

表2 韩国语学界“-조차,-까지,-마저,-도”补助词的主要前人研究

维度	平面	代表学者
共时	语义	최현배(1959), 채완(1977), 김석득(1992), 성기철(1997), 성광수(1999), 홍사만(2002), 이익섭(2005), 최규수(2009), 도은희(2011) 등
	句法	홍사만(2002), 이익섭(2005), 박명옥(2008), 이소정(2011), 주향아(2012) 등
	语用	박영순(2007), 박명옥(2008), 양민완(2020) 등
	韩汉对比	왕예평(2013), 이해(2016), 관영위(2021) 등
历时		김승곤(1992), 남미정(2011) 등

최현배（1959）将补助词命名为“도움토”并分为15种主要类型，其中补助词“-도”主要表示“彼此相似或一样的属性”、“-조차”表示“增加或补充”、“-마저”带有“终结、结束”的语义、“-까지”表示“从某处开始到某处”的语义。고영근（1976）指出“-까지”展现了言者对相关事件未达到预期的极端情况而持有一种消极否

定立场,“-조차”体现了动作主体与言者预期不一致的消极否定立场。채완(1977)分析了补助词“-는, -도, -만, -나마, -야, -까지, -조차, -마저”的语义功能,并将其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其中“-까지, -조차, -마저”三者共有“역시(也是、同样)”的语义,表现出言者较强烈的主观态度而被归为一类。성기철(1997)通过对比补助词“-까지, -조차, -마저”认为其都具有姐妹项(자매항)的共同点,“-마저”有“最终、最后”的语义,“-조차”有“追加、补充”的意味,“-까지”有“界线”语义特征。성광수(1999)分析了特殊助词“-도”的先行表达,指出其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与其前述内容相关的等效其他因素。“-까지”主要表示在一定范围内到达某种界线的语义。홍사만(2002)虽然没有对“-조차, -까지, -마저, -도”的语用特征单独进行分类,相较于其他学者其认为相关补助词与“前提、蕴涵、姐妹项(자매항)、主张、包含、断言、预期”有着密切关联,彼此存在语义上的依存关系。

이익섭(2005)、이소정(2011)、주향아(2012)等除了分析“-조차, -까지, -마저”等补助词的语义特征之外,还分析了相关补助词的句法特征,其皆认为补助词“-까지”受到的句法制约最少,基本呈现“-까지>-조차>-마저”的句法限制等级(少→多)。양민완(2020)分析了补助词“-조차, -까지, -마저”从认识、态度、情感三方面的语用特征,如“-까지”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示“不恰当”的情感,“-조차”表示“意外、惊讶”的情感态度、“-마저”表示“失望、不满”的情感。

此外,韩国语学界有从韩汉对比的角度展开的相关研究,如왕예평(2013)、이혜(2016)、관영위(2021)等主要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对比了“-조차, -까지, -마저, -도”与汉语“连”字句的异同,但整体而言仍基本延续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在理论和分析深度方面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

本文主要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梯阶理论应用于汉韩“连”字表达的对比中,该理论在汉语学界应用得较为广泛,但韩国语学界在对相关补助词进行分析时似应用地并不多,韩国语学界对相关表达进行分析的理论性似弱于汉语学界对“连”字句的分析。但是,由于韩国语相关表达的特殊性,即相近语义至少有“-조차, -까지, -마저, -도”四种类型的表达,这就给汉语“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即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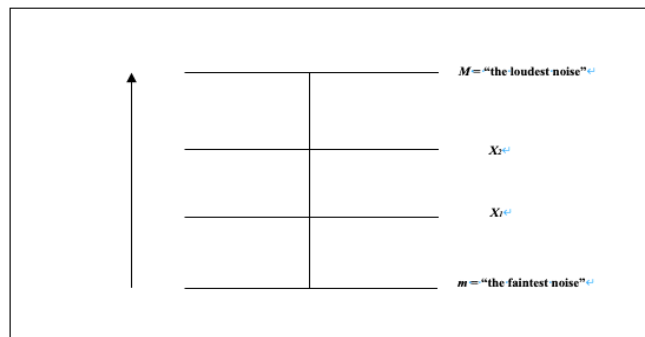
韩汉对应过程中,汉语“连”可能会分化出“连1, 连2, 连3, 连4”甚至更加细分的表达。由此初步看来,汉韩语学界对相关表达的研究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为彼此提供一种相对较新的思路,这也是本文撰写的最初目的。³⁾

3) 理论背景——梯级模型理论⁴⁾ 反预期理论⁴⁾

① 梯级模型理论

Fauconnier (1975) 在Horn (1988) 级差隐涵 (scale implicature)⁵⁾的基础上正式提出语用标尺 (pragmatic scales) 的概念,用于对语用推理进行建模,其经典例句为: The faintest noise bothers my uncle. (最微弱的噪音都会使我叔叔心烦意乱。) Fauconnier构造出了“x bothers y”的语用标尺,具体如图所示:⁶⁾

图1 “x bothers y”的语用标尺 (Fauconnier : 1975)



3) 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对本文的创新点进行补充说明。

4) 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对理论部分重新进行了整理调整,并进行了补充,在此说明。

5) 级差隐涵将衍推 (entailment) 或真值条件义看作意义的固有限,将语用推理或蕴涵 (implicature) 看作意义的上限。

6) Fauconnier, G. Pragmatic Scales and Logical Structure[J]. Linguistic Inquiry, 1975(06), pp.353-375.

根据郭锐(2006)的相关分析,该图表示一个由(x1, x2, ...)为成员的语用量级,这个量级与命题R(x)关联,其中R(x) = “x bothers y”,其中“x2 > x1”。如果“x1 bothers y”,则可以衍推“x2 bothers y”。若“最低的噪音打扰了y”,则会得到“任何噪音都会打扰y”,从而获得全称解读:7)

$R(m) \rightarrow \forall x R(x)$ (对最低点的肯定就是对整个量级的肯定)

“否定”可使语用量级倒置(Fauconnier, 1975b, 1978):如果R(x1) \rightarrow R(x2), 则 $\neg R(x2) \rightarrow \neg R(x1)$ 。因此,若“最大的噪音也打扰不了y”,那么可以得到“任何噪音也打扰不了y”,从而获得全称解读:8)

$\neg R(M) \rightarrow \forall x \neg R(x)$ (对最高点的否定就是对整个量级的否定)

此外,不同学者也对语用标尺进行了不同的定义,如:Coulson(2001)将语用标尺定义为:“语用标尺由对象或场景依据一些相关的语义维度(semantic dimension)进行排列,对标尺中某一成员的陈述,同时蕴涵着标尺中其他成员相关的命题。”9) Fillmore(1988), Kay(1990)对梯级模型(scalar model)进行了完善和精细化。Fillmore认为“梯级模型是具有特定结构的一组命题”。其从形式语义学角度对梯级模型进行了界定,并将其概括为:假设真值集合T={0, 1}和事件状态集合S。从S到T的函数集合F可以解释为一组“命题”。梯级模型的特殊之处在于将特定的结构加于集合F上。10) 依据梯级模型的相关理论,本文将对汉语“连”字句与韩国语“-도, -마저, -까지, -조차”四个补助词进行语义层面的分析。

② 反预期理论

反预期的相关概念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研究热点,一般认为,西方有关预

7) 受个人水平所限,我们对梯级模型的该部分形式化描写主要引用自郭锐,〈衍推和否定〉,《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2006年,p.10,在此说明。

8) 同上。

9) Coulson S. Semantic leaps: Frame shifting and Conceptual Blending in Meaning construc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31-69.

10) Fillmore C J, Kay P, O'Connor M C. Regularity and Idiomaticity i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The Case of Let Alone[J]. Language, 1988(03), pp.501-538.

期范畴的研究较早是Heine et al (1991) , Schwnter & Traugott (1995) 在讨论语法化的相关问题时指出反预期是与预期相对的, 其主要认为预期是一种与人的认识、观点相关联的抽象世界, 通常与一定的社会常规、言谈事件中听说双方的知识状态以及特定语境密切相关。

反预期信息指的是与某个特定预期相反的话语信息。言谈事件中当说话人针对语境中谈及的某一事物或事态提出了一种与他自己或听话人的预期相反或相背离的断言、信念或观点时, 那么该说话人就表达了一种反预期信息。

(Heine et al.,1991 ; Traugott,1999; Traugott & Dasher, 2002) Heine et al. (1991) 认为反预期标记具有下列两种属性: (i) 它们的使用隐含了被断言的情形与特定语境里被预设、预期的情形或者被认为是常规的情形之间的一种对比。(ii) 前者与后者相背离, 反预期标记的主要功能是将这个断言与所预设或预期世界以及常规联系起来。通过前人对反预期的相关定义来看, 反预期是一个涉及语法化、主观化, 与转折范畴、意外范畴、情态范畴、传信范畴等有着密切关联的语法范畴。近些年来, 汉语学界对预期范畴十分关注, 不仅对相关标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对相关理论也做了很大提升。(陈振宇: 2021) 韩国语学界在前期意外范畴研究的基础上, 近些年来也正式提出了预期(기대) 范畴的相关术语对相关标记及表达展开了研究。(후박문·박진호: 2022)

2. 汉语“连”字句与韩国语补助词的标举极端语义特点

在前人研究中, 我们初步梳理了汉韩语学界有关“连”字句的讨论, 尤其是汉语学界对“连”字句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连”字发挥的标举极端义的功能上, 不同学者对标举极端义有不同理解, 如崔永华(1984) 认为“连”所指的事物是“最不该”的那个, 也有学者认为极端语义是相对的, 不管学者们对标举极端义有何种不同理解但皆承认“连”字句发挥了重要的标举极端语义的功能。因此, 该部分我们主要对汉语“连”字句与韩国语补助词表达标举极端语义的特点进行对比分析,

具体来看：

1) 类型一【连1조차】¹¹⁾

(1) 亏你还是个大学生，连这个英语单词都不认识。

너는 대학생인데, 이 영어 단어 조차 모르다니.(네이버 중국어사전)

(2) 又或许，连这封信一起都会消失也不定。

아니면, 이 글 조차 존재가 사라질지도 모르다.(네이버 중국어사전)

上述汉韩语例句中，根据上文的梯级模型来看，汉语“连”字句表示听者“不认识这个英语单词”，“这个单词”是否就是集合中的极端语义，其实并不易判断，这个“英语单词”的难度可能存在的难易程度的等级可以是{很容易<较容易<适中<较难<很难}的序列，¹²⁾一般情况下“连这个英语单词都不认识”指向的难

11) 审稿专家指出，在正文的论述中过于集中汉语研究成果，尽管在前人研究中提到了韩语的研究成果，但在后续论证中没有有机地结合。在此，我们十分认可专家的指正。在此需要进行相关补充说明，本文主要借助梯阶理论展开分析，该理论在汉语学界应用得相对更为广泛，这也是我们借鉴于本文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文中并非没有涉及韩国语学界的相关成果，对于汉语“连”的划分，我们是借鉴了韩国语“-조차, -까지, -마저, -도”的相关表达而进行的分类，此外，在具体分析过程中，韩国语学界前人研究中涉及到对四种补助词的语义分析，如“-도”主要表示“彼此相似或一样的属性”、“-조차”表示“增加或补充”、“-마저”带有“终结、结束”的语义、“-까지”表示“从某处开始到某处”等对我们分析相关表达的标举极端语义有很大启发，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我们有所借鉴，并将其应用于汉韩对比中。

12) 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在此我们需要对涉及到语用方面的判断以及客观程度进行说明。审稿专家指出，在语用方面很难客观地判断其程度，需要说话者和听话者进行判断，对此我们表示赞同，但也需要进行部分解释，语用方面的判断本身涉及的因素很多，除了言者和听者的对话之外，还有当时的交际场景，交际主体的情感态度等都有十分密切的关联，尽管对语用的判断很难做到完全客观，但其内部蕴涵着相对一致或较为稳定的规律及动因。正如Israel (2001) 指出，部分增强型极量极性词语的梯级推理总是把极不可能的说成是可能的，把极有可能的说成是不可能的，通过故意和常规的认知图示背离传递梯级含义进而加强肯定或否定语气是极性词语产生的动因。蒋勇 (2010) 依据信息论和关联论把Israel的梯级逻辑进一步简化，提出了依据概率的梯级逻辑，即从概率极低事件的命题可以衍推其他所有概率事件的

度等级是偏向容易的一側，但這句話的听者是一个“大学生”，言者对“大学生”是有一定期待的，客观来说“这个英语单词”的难易程度其可以指向集合中的任意一个集合项而不一定是标举极端语义。同样，其韩国语表达“조차”作为后置于名词的补助词，其突显的是“이 영어 단어”，而对于“英语单词的难度”来说依然可以存在由易到难的排序，但言者存在对大学生的某种“期待”，从而影响了对“英语单词”客观难易程度的判断。例(2)与例(1)相似，“这封信”建立起的梯级模型(其他珍贵程度不及信件的物品<信件<礼物<其他更珍贵的物品)在该等级中，可以取等级集合的左侧部分，即“信件”位于集合的顶端，但也可能存在不同情况下其位于低端的可能，即取等级集合右侧部分的可能。我们可以将汉语“连”在对韩国语“조차”标注为“连1”，“连1”与“조차”对应时，其既可以标举极端语义，但也有不标举极端语义的可能，即带有一定漂移属性，这种漂移性、灵活性反映了其在标举极端语义时具有一定非典型性，或者说，其并非是绝对的标举极端语义的触发语或算子。¹³⁾

2) 类型二【连2까지】

(3) 他被金钱迷惑，连家人都背叛了。

그는 돈에 눈멀어 가족까지 배신했다.(고려대 한한중사전)

命题。换言之，尽管涉及与梯级相关的语用推理因素较多，但其内部存在相对稳定的规律，这种相对稳定且较稳定的规律以及交际主体本身所持有的百科知识以及借助社会一般常理做出的推理是本文建立梯级模型的一般原则，即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一般性规律，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更多不可把控的语用因素（这些不可把控的因素可能需要借助互动语言学的相关研究方法进行相对客观的描述，这也是我们很感兴趣的方面）。此外，还需说明的是本文建立起的梯级模型是一个大致倾向性的梯阶，除了社会因素的影响之外，每个个体建立起的梯级模型也可能存在差异，本文的梯阶是相对一般大众而言的梯阶，不涉及单一个体的特殊性或个性化梯阶。因此，本文涉及的梯级模型的建立以及相关例句的分析皆是建立在一般原则规律的基础上展开的，在此说明。

13) 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对标举极端语义典型性等级上的特点进行补充说明，对之后的三种类型皆有补充。

(4) 要成为**连**仇人都可以包容的人。

원수**까지** 포용할 수 있는 사람이 되어라. (고려대 한한중사전)

上述汉韩语例句中, 根据上文提及的梯级模型来看, 例 (3) 中汉语“连”字句引介的“家人”这一集合项中可能存在{……朋友、亲戚、家人}的梯级集合, 根据一般社会常理中, 无论什么时候“家人”是不能背叛的, 其位于梯级集合的“高端”, 而在该句中, “他背叛了家人”, 则蕴涵着“他”背叛梯级中其他集合项的可能性非常大。而对应的韩国语表达, 则使用了“까지”这一带有极端程度意味的补助词来表示其前突显的集合项为梯级集合中的顶点高位, 而集合中其他的可选项这都有可能成为“他”背叛的对象。同理, 例 (4) 中“仇人”应该是“应该包容的人”这一集合中最不应包容或最难实现的对象, 即“仇人”位于集合项的顶点, 而韩国语表达中对应的补助词“까지”, 其前提示的名词信息“원수 (仇人)”也是对应集合的顶点, 即“-까지”提示的信息是一个典型的极性边界, 位于集合项的顶端或者其右端没有比它大或程度更甚的表达。我们可以将汉语“连”在对应韩国语“-까지”标注为“连2”, “连2”与“-까지”对应时, 其主要标举典型的极端语义, 表示梯级集合中难度最高或最难实现的极端语义, 从典型性上看, “连2”与“-까지”是标举极端语义的典型表达, 可以处于横向梯级的高位。

3) 类型三【连3|마저】

(5) 由于干旱, **连**地下水都枯竭了。

가뭄에 지하수**마저** 말라 버렸다. (고려대 한한중사전)

(6) 就**连**他都失信于我们, 再也没有可以相信的人了。

그 사람**마저** 우리를 배신하니 더 이상 믿을 만한 사람이 없구나.

(에듀월드 표준한한중사전)

上述汉韩语例句中, 根据梯级模型来看, 例 (5) 中汉语“连”字句引介的信息为“地下水”, 其存在{地下水、水库水、家庭用水、饮用水……}的梯级集合

中，“地下水”处于该集合的低端，“地下水”枯竭则发生了语用颠倒，其他类型的水更可能枯竭了，其表示的语义与下文的类型四有相似之处，但对应的韩国语表达则有较大不同，类型四直接使用表示带有同一性、包括性的“도”，而该类型则使用带有突显集合剩余集合项的补助词“마저”进行表达，即表示在排除其他“水的类型”的情况下只剩下“地下水”有存留的可能，但现实情况却是仅剩的“地下水”也枯竭了。例（6）与例（5）相似，“他”作为我们最相信的人失信于我们，在“我们相信的人”这一集合中，除“他”之外的其他人则更有可能失信于我们，而韩国语使用补助词“마저”则有所不同，其强调突显的顺序先是“我们不够相信的其他人”最后才是“我们最相信的他”。我们可以将汉语“连”在对应韩国语“마저”的表达标注为“连3”，其中韩国语“마저”以相对显性的方式强调了剩余信息的突显地位。从典型性上看，其带有较典型标举极端语义的功能，但相较于类型四其除了强调下属集合边界性的同时，对其他集合进行了相对隐性的量化，其典型性处于类型一与类型二之间。

4) 类型四【连4도】

(7) 对不起，兄弟，我很抱歉，现在我也连一分钱都没有。

미안하구려, 형제여, 안타깝게도 지금 내겐 돈이 한 푼도 없소.(네이버 중국어사전)

(8) 由于大规模停电，中心街大厦外部的灯都被熄灭，就连信号灯也不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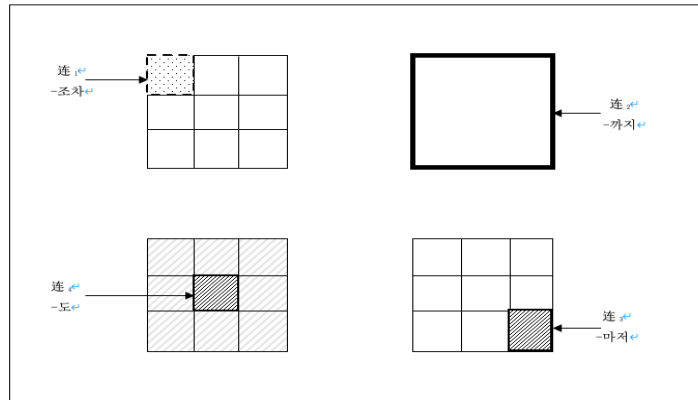
대규모 정전으로 중심가 빌딩 외부의 등이 꺼졌고, 신호등도 마찬가지였다.(네이버 중국어사전)

上述汉韩语例句中，根据梯级模型来看，例（7）中汉语“连”字句引介的信息为“一分钱”，这一集合项可能存在于{1分钱、10元、100元……}的梯级集合，“一分钱”处于该梯级集合的低端，对其否定则发生语用尺度的颠倒，其由梯级低

端倒置为顶端，“没有一分钱”实则说明梯级集合中的其他项更不可能实现，带有显性的总括包含属性，即“没有一分钱”则肯定也没有“10元”、“100元”或者更多。其对应的韩国语表达则直接对应表包含语义的补助词“도”，韩国语的表达同样表示类似集合的排列组合与语用尺度颠倒之外，以更加显性的方式突显对集合项的总括与包含，这一点是区别于汉语“连”在此类表达中的重要特点。例(8)与例(7)相似，“信号灯”作为一个集合项，其可能存在于(信号灯、办公大厦的灯、装饰灯……)的梯级集合中，“信号灯”作为最基础、最必不可少的灯因停电被熄灭了，即发生了语用尺度的颠倒，在该集合中的其他类型的灯就更被熄灭了，韩国语表达中同样使用了补助词“도”来表示梯级集合中集合项某一特征的共同属性，且在该例句中使用了“도”这一表达更加显性地表达了梯级集合内部的同一性。我们可以将汉语“连”在对应韩国语“도”的表达标注为“连4”，“连4”语“도”对应时，其在标举极端语义的同时，强调突显了梯级集合的同一性，即“连4”或“도”除了量化下属集合，也量化整个集合中的其他子集合。

以上我们对汉语“连”对应的韩国语补助词表达进行了分析，根据韩国语不同补助词的表达形式，我们可以将汉语的连字句区分为“连1”、“连2”、“连3”、“连4”，其各自对标举极端语义的用法存在些许差别并不一致，如“조차”存在标举极端语义的可能，也有不标举极端语义的可能，带有漂移性，“까지”是较典型标举极端语义的表达，“마저”在标举极端语义的同时突显了剩余信息的地位，“도”在标举极端语义的同时突显了梯级集合的同一性。这样的区分在与汉语“连”对应过程中则显示为“连”字句标举极端语义同样存在相对隐性的多重分化。或者说，在标举极端语义方面，纵向上重新划分类型的汉语“连”字句表达与韩国语基本对应，在类型三和类型四中有较明显的突显程度的差异；此外，在横向上亦存在差异，即在标举极端义典型性上可能存在“类型二>类型四>类型三>类型一”的排列，换言之，[连2|까지]是较典型的标举极端语义的标记，[连4|마저]次之，其除了对下属子集进行相对相对显性的标举之外，对集合中的其他子集进行相对隐性的标举，[连3|도]再次之，其对集合中的所有子集有相对同等性质的标举，[连1|조차]的典型性相对较弱，其标举极端义的属性具有一定漂移性或动态性。¹⁴⁾

图2 汉韩语“连”字句及相关补助词的标举极端语义特征认知图示



在此，我们对<图2>展开进一步解释，该图主要以相对具体的意象图式将相对抽象的释义或不同表达相对抽象的语义特点具体化。“连1조차”可以理解为在某一集合中其下属集合可以标举极端语义，虚线表示其标举极端语义的灵活性和相对动态性。“连2까지”作为典型的标举极端语义表达，其有界性十分强烈，或者说，“连2까지”突显的就是边界属性，故用加粗黑框表示，而其内部的下属集合并不十分突显，故以空白表示。“连3도”主要强调同一性，故在图中将突显的部分置于中心部位，中心部分的特征与非中心部位在标举极端语义时具有同一性或一致性，故用相似的斜线在不同集合中标记。¹⁴⁾“连4마저”强调大集合中下属集合的突显地位之外，其蕴涵着集合中其下属集合相对隐性的地位，故将“连4마저”突显的部分用实线阴影表示，以区别集合中的其他下属集合。

14) 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对标举极端语义的等级序列在前文以及在此进行了补充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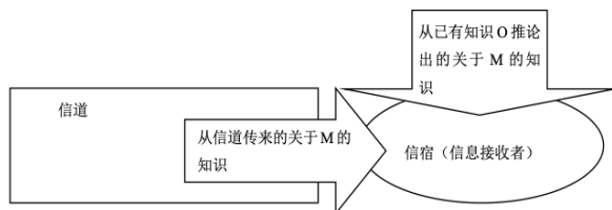
15) 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需要们对<图2>进行了补充说明，以便于理解，故补充本段内容。

3. 汉语“连”字句与韩国语补助词的反预期语义¹⁶⁾特点

以上我们对汉韩语连字句及相关表达进行了初步分析，可见两者的标举极端语义之间关系密切。并且在言语交际的认知层面上，有关信息量的彼此交互反映在交际主体之间可能产生反预期的语用情感效果，需要注意的是汉语中用“连”字句表示的反预期语义在具体表现中较难衡量或进行对比，但是在对应的韩国语四种补助词表达中，这种反预期语义或者说语用效果的大小则有所区别，

16) 该部分有关反预期语义的分析，我们主要使用陈振宇（2021）提出的认知四分模型进行分析阐释。因此，需要对该认知模型进行解释：

图1 交际中的相对信息模型（引自陈振宇、吴越、张汶静 2016）



这一模型主要有四部分内容：

- (1) 将认识主体（信息接收者）在事前已获得的知识称之为“知识状态”，记为O。
- (2) 由O可以推测或预先估计出特定事件M的概率（或频率），记作 $P(M|O)$ 。这是“条件概率”（conditional probability）的表达式，其意思是：认识主体在知识状态O的条件下，对M的出现概率或频率的主观估计。
- (3) 从信道传给主体的知识记为 $P(M)$ ，也就是主体当前感受到的信息中，对事件M的主观概率表达。
- (4) 相对信息价值的计算公式为： $I = \ln \frac{1}{|P(M|O) - P(M)|}$ ，公式中的“ $|P(M|O) - P(M)|$ ”是Hintikka（1968）所说的“实质”，指“被去除的不确定性的数值”。当 $|P(M|O) - P(M)|$ 约等于0，也就是 $P(M)$ 与 $P(M|O)$ 相等或基本相等时，表明预期与当前接受的信息相符，称为“正预期”，这时信息价值I最小，接近于0；当它显著地大于0，也就是 $P(M)$ 与 $P(M|O)$ 不等或相差较大，则表明预期与当前接受的信息不符，称为“反预期”。之所以选择该分析模型，是因为其将预期信息中内容区分地较为清楚，尤其是预期信息和当前信息之间是何种关系都进行了有效区分，为预期结构的准确分析奠定了基础。

具体来看：

1) 类型一【连1조차】

(9) 新闻直播是连想都不能想的事情，就算有直播节目，也仅限于娱乐节目。

뉴스 생방송은 엄두조차 못 내며 생방송이 있더라도 연예프로가 고작이다. (웹수집)

(10) 对分散在全国的一万多个未经许可的收容设施，政府不但没有掌握收容名单，甚至连是否存在收容设施都不清楚，这也成为难以寻找走失儿童的一个原因。

전국에 산재되어 있는 1만여 개의 미인가 시설들에 대해 정부가 수용 명단은커녕 시설이 있는지조차 제대로 파악하지 못하는 것도 미아를 찾기 힘든 이유입니다. (에듀월드 표준한글중사진)

上述例句中，例 (9) 中汉韩语相关表达皆表示一定的反预期语义，即条件O可能是举行某一活动需要进行媒体方式进行传播（或者说该句的条件信息不易判断），预期信息P (MIO) 为言者/动作主体“没有想过可以用新闻直播进行活动”，隐性的当前信息P (M) 为“通过新闻直播进行活动”，当前信息与预期信息之间存在信息差，其含有较大信息量，是一种反预期信息。例 (10) 中汉韩语相关表达同样皆表示反预期语义，即条件O为“全国有一万多个未经许可的收容设施”，预期信息P (MIO) 为“政府可能或应该掌握收容名单”，该例句中存在两个当前信息，一是当前信息P (M) 1为“政府没有掌握收容名单”、一是当前信息P (M) 2为“政府不清楚是否存在收容设施”，两个当前信息皆与预期信息相悖，且P (M) 2 带有更甚一层的意味。此例的韩国语表达中，除了有表示反预期的补助词“조차”之外，还有表示“别说、不用说”的补助词“커녕”。总的来看，“连1”和“조차”的这种反预期语义主要是基于极限小量实现的，即连小量也无法实现，

其与言者或动作主体的预期存在较大的信息差。

2) 类型二【连2까지】

- (11) 不仅是本人, **连**弟弟的房子也都出售了, 用**这些**钱请好律师予以应对。
본인은 물론 동생 집**까지** 팔아 가며 변호사를 선임해 꾸준히 대응했다. (네이버 중국어사전)
- (12) 每个月更换两次衣服, 而且换衣服时, **连**发型, 饰品也都进行更换。
한 달에 두 번 바꾸는데 옷을 바꾸면 헤어스타일, 액세서리**까지** 일체형으로 모두 바꾼다. (네이버 중국어사전)

上述例句中, 例 (11) 中汉语相关表达有一定反预期语义, 即条件O为“需要花钱请好律师”, 预期信息P (M|O) 为“动作主体可能借助一定方法攒钱, 但不太可能采取较极端的方式攒钱”, 当前信息P (M) 1为“动作主体本人将房子卖了”, P (M) 2为“连弟弟的房子也卖了”, 当前信息与预期信息相反。例 (12) 中条件O为“每个月更换两次衣服”, 预期信息P (M|O) 为“既然是更换衣服, 动作主体可能仅对服装进行更换 (不会变动其他方面)”, 当前信息P (M) 1为“更换了发型”、当前信息P (M) 2为“更换了饰品”, 当前信息与预期信息相反, 具有反预期语义。且与类型一有所不同的是该类型的反预期语义带有达到一定界线, 甚至超出心理界限的足量或超量反预期语义特点。

3) 类型三【连3마저】

- (13) 他**连**口袋里剩下的硬币都花光了。
그는 주머니에 남아 있던 동전**마저** 다 써 버렸다. (고려대 한한중사전)

(14) 外面天气不但冷, **连**风都刮上了, 哪儿都不好去。

추운데 바람**마저** 불어서 밖에 다니기가 힘들다. (에듀월드 표준 한한중사전)

该类型的反预期语义与前三种类型有一定区别。首先, 例(13)的反预期性可以做如下分析, 条件O可以推测为动作主体“他”需要购买某物, 预期信息P(MIO)为“他”可能有钱购买某物, 当前信息P(M)为“口袋里剩下的硬币花光了”, 这一当前信息与一般情况下的预期信息相反, 具有反预期属性。其次, 例(14)中的条件O可以推测为动作主体可能需要出门, 预期信息P(MIO)为动作主体希望外面是一个好天气, 而当前信息P(M)1为“外面天气很冷”、当前信息P(M)2为“还刮风”, 当前信息皆与预期信息相反, 带有反预期属性。但是, 我们通过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 该类型的相关例句中“连”或“마저”提示的集合信息既可以是一个极限小量(如例13, 与“조차”的表达效果相似), 也可以是一个极大量或者超量(如例14, 与“까지”的表达效果相似), 汉语“连3”与韩国语补助词“마저”在对反预期量的限定上既可以是小量的也可以是大量的, 体现出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游移属性。

4) 类型四 [连4도]

(15) 我们**连**招呼都没来得及打就分开了。

우리는 인사를 나눌 틈**도** 없이 헤어졌다. (고려대 한한중사전)

(16) 就**连**那个都不知道, 耳朵也太不长了。

여태 그것**도** 모르고 있었다니, 참 귀 어두운 사람이군.

(진명출판사 뉴밀레니엄 한중사전)

上述例句中, 例(15)中汉韩语表达有一定反预期语义, 即条件O虽在句中隐含但大致可以推知是交际双方碰面, 预期信息P(MIO)为交际双方需要寒暄

几句,当前信息P(M)为“连招呼都没打就分开了”,当前信息与预期信息相反。例(16)中汉韩语相关表达有一定反预期语义,即条件O在句中隐含但大致可以推知是“某一消息的传播”,预期信息P(M|O)为言者认为动作主体可能会知道“某一消息”,但当前信息P(M)为“不知道那个消息”,当前信息与预期信息相反,且汉语表达中使用“连”字句带有言者较明显的失望或者自身处于交际中优越地位的情感态度,而在对应的韩国语表达中补助词“도”更突显在某一“消息集合”中个体信息间的同一性。总体上看,在该类型中,汉语的“连”仍然带有极限小量实现的特征,而对应的韩语补助词“도”表示的反预期语义带有很强的同一性特征,换言之,在该类型中汉韩语的反预期语义呈现出不对称性,这一点区别于前两种类型汉韩反预期语义较一致的特点。

以上,我们主要对四种类型的反预期特征进行了分析,可以发现汉韩语在各自表达中多呈现出较为一致的特征,从表达上看,汉语皆使用“连”字句这一种形式表达,而韩国语使用四种常见的助词形式表达,尽管无论汉语还是韩国语,相关例句皆体现出一定的反预期属性,但如果单纯观察汉语表达可能对反预期属性的大小和程度较难进行判断,但通过汉韩对应的表达方式我们可以根据韩国语的相关表达对这种反预期属性的程度和大小进行初步的判断,并得出一定等级序列。我们尝试对相关反预期特点做出如下总结:

表2 汉韩语“连”字句及相关补助词的反预期特征对比

类型	量的实现或方向 ¹⁷⁾	当前信息P(M)与预期信息P(M O)的关系	汉韩语表达特点的一致性与否	反预期程度
类型一 (连1 조차)	基于极限小量实现	P(M)与P(M O)存在较大信息差	是	2
类型二 (连2 까지)	基于足量或超量的实现	P(M)与P(M O)存在一定信息差	是	3
类型三 (连3 마저)	既可以提示极限小量,也可提示大量或超量,具有漂移性	P(M)与P(M O)存在的信息差最大	是	1
类型四 (连4 도)	汉语“连4”带有极限小量实现的特点,韩语“”同一性实现	P(M)与P(M O)的信息差相对较小	否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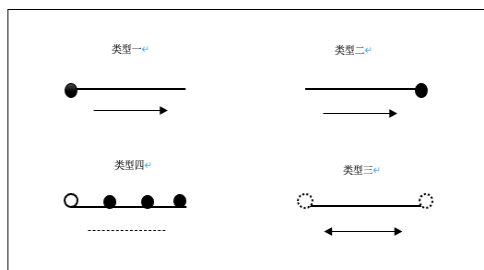
4. 结语

本文主要基于梯级模型理论对汉语“连”字句与韩国语补助词的认知语义层面进行了对比分析，初步可得出如下小结：

第一，整体上看，汉语“连”字句在不同语境中基本只使用“连……也/都”的固定形式表达，而韩国语主要借助“-조차, -까지, -마저, -도”的补助词形式表达，汉韩语相关表达看似是一对多的关系，但通过韩国语的相关表达，我们可以将汉语“连”字句在不同语境中的用法区分为“连1、连2、连3、连4”，每种用法与韩国语的相关表达既有一致对应之处，也有不完全对称的现象。

第二，在标举极端语义方面，我们将汉语的“连”区分为“连1、连2、连3、连4”，四种用法在纵向上与韩国语“-조차, -까지, -마저, -도”的标举极端语义功能基本一致，但在类型三和类型四中存在较明显的突显程度的差异，横向上的差异更明显，即“连1/조차”存在标举极端语义的可能，也有不标举极端语义的可能，带有漂移性，“连2/-까지”是较典型标举极端语义的表达，“连3/-마저”在标举极端语义的同时突显了剩余信息的地位，“连4/도”在标举极端语义的同时突显了梯级集合的同一性。在横向维度的区分反映在汉语“连”字句单一的表达形式上

17)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们将原来对全称量化方面对比有关的章节进行了删除，但在此表格中，我们保留了“量的实现或方向”，原因在于我们始终认为有关“量”的概念在汉语“连”字句及韩国语相关表达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甚至带有核心驱动的作用，其与标举极性语义或预期性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故在此我们将此处有关“量”的对比项进行了保留，今后将尝试单独对相关语义展开研究，而有关量的实现或方向我们以该图示表示：



即为相对隐性的多重分化。在标举极端义典型性上存在“类型二>类型四>类型三>类型一”的排列。

第三,在反预期语义方面,汉韩语的四种主要类型在量的实现或方向、当前信息与预期信息关系、表达特点的一致性方面既有对应一致之处,又有不对应之处,即类型一、二、三基本表示某种极小量或极大量的实现,而类型四则呈现出汉语“连4”带有极小量实现,韩语“-도”带有同一性实现的意味,反预期程度大致呈现“类型三>类型一>类型二>类型四”的等级序列。

參考文獻

- 고영근, 『특수조사의 의미 분석 '까지, 마저, 조차를 중심으로'』, 서울: 탑출판사, 1976.
- 이익섭, 『한국어문법』, 서울: 서울대학교출판부, 2005.
- 성광수, 『격표현과 조사의 의미』, 서울: 월인, 1999.
- 홍사만, 『국어 특수조사 신연구』, 서울: 역락, 2022.
- 성기철, 「보조조사 '-까지, -조차, -마저'의 의미 특성」, 『한국어교육』 제8호, 국제한국어교육학회, 1997.
- 주향아, 「보조사 '까지, 조차, 마저' 연구」, 연세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2012.
- 채완, 「현대 국어 특수조사의 연구」, 『국어연구』 제39호, 국어연구회, 1977.
- 최현배, 『우리말본』, 서울: 정음문화사, 1959.
- 양민완, 「중국인 학습자를 위한 한국어 특수조사 '까지, 마저, 조차' 교육 방안 연구: 중국어 '连'字句와의 비교를 중심으로」, 한국외국어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2020.
- 왕예평, 「한국어 '까지, 조차, 마저'와 중국어 '连…也/都'의 대비 연구」, 충남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2013.
- 이소정, 「특수조사의 통사와 의미 연구: '-까지', '-마저', '-조차'를 중심으로」, 한양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2011.
- 이혜, 「한국어 보조사 '까지, 조차, 마저'의 교육 방안 연구」, 중앙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2016.
- 관영위, 「한국어 보조사 '-까지, -조차, 마저'와 중국어 '(连)…也/都' 구문의 대조 연구」, 서울시립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2021.
- 후박문·박진호, 「기대와 추론의 언어적 표현 양상」, 『한국어 의미학』 제77호, 한국어의미학회, 2022.
- 巴丹, 〈“连……都……”和“连……也……”的句法、语义及语用差异〉, 《汉语学习》第3期, 2012年.
- 蔡维天, 〈谈“只”与“连”的形式语义〉, 《中国语文》第2期, 2004年.

- 陈振宇,《“预期”范畴研究》, 复旦大学暑期FIST课程讲义, 2021年。
- 崔永华,〈“连……也/都……”句式试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1984年。
- 高桥弥守彦,〈关于“连……也/都……”格式的一些问题〉,《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7年。
- 郭锐,〈衍推和否定〉,《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2006年。
- 郭锐,〈“比”字句中“还”和“都”的语义作用〉,《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2022年。
- 洪波,〈“连”字句续貂〉,《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2001年。
- 刘丹青,〈作为典型构式句的非典型“连”字句〉,《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2005年。
- 刘丹青, 徐烈炯,〈焦点与背景、话题及汉语“连”字句〉,《中国语文》第4期, 1998年。
- 梁炳磊,〈“连”字句研究综述〉,《语文知识》第4期, 2009年。
- 罗晖,〈论“连”字句的梯级逻辑〉,《修辞学习》第1期, 2007年。
- 倪宝元, 林士明,〈说“连”〉,《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1979年。
- 牛长伟, 骆琳,〈汉藏语总括副词和类同副词的语义关联及其解释〉,《民族语文》第4期, 2022年。
- 强星娜,〈作为有标记话题结构的一种“就”字句--兼与“连”字句、“像”字句比较〉,《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2013年。
- 任玉华,〈汉语“连”字句预设的主观量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期, 2013年。
- 邵敬敏,〈“连A也/都B”框式结构及其框式化特点〉,《语言科学》第4期, 2008年。
- 熊仲儒,〈连字句的制图分析〉,《现代外语》第4期, 2017年。
- 张露, 杨果,〈概念整合理论视角下汉语“连”字句认知研究〉,《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2017年。
- 张旺熹,〈连字句的序位框架及其对条件成分的映现〉,《汉语学习》第2期, 2005年。

- 杨鸿祿, 〈基于信息论的“连”字句的梯级模型〉,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2022年。
- 袁毓林, 〈试析“连”字句的信息结构特点〉, 《语言科学》第2期, 2006年。
- Coulson, S. Semantic leaps: Frame shifting and Conceptual Blending in Meaning construc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Fauconnier, G. Pragmatic Scales and Logical Structure[J]. Linguistic Inquiry, 1975(06).
- Fauconnier, G. Polarity and the Scale Principle[J]. Papers from the 11th Annual Meeting,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975(06).
- Fillmore, C. J., Kay P, O'Connor M C. Regularity and Idiomaticity i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The Case of Let Alone[J]. Language, 1988(64).
- 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A].In: Cole, P. and Morgan, J. , Eds. , Syntax and Semantics[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41-58.
- Horn, L., Pragmatic theory[A]. In: F. Newmeyer, ed., linguistics: The Cambridge survey [C].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01).
- Heine, B., Ulrike, C., Friederike, H.,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 Kay, P. Even[J].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1990(13).
- Schwenter, S. A., Traugott, E. C., The semantic and pragmatic development of substitutive complex preposition in English, In Andreas H. Jucker (ed.) . Historical Pragmatics: Pragmatic Developments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M]. Amd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 Traugott, E. C., From Subjectification to Intersubjectifi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historical pragmatics[C]. Four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1999.
- Traugott, E. C., Dasher, R. B.,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Abstract

A Cognitive Semantic Study of Chinese ‘*Lián*’ sentences and Korean Auxiliary Particles based on Scalar Model

Shan Qingcong

The Chinese ‘*Lián*’ sentence is a typical syntactic means to express the semantic scalar, and it directly corresponds to the Korean auxiliary particles such as ‘-*Jocha*, -*Kkaji*, -*Majeo*, -*Do*’. This paper mainly uses the related concepts of the scalar model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expressions of Chinese and Korean hyphenated sentences at two semantic levels: benchmarking extreme, and counter-expectation. Specifically,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first, the related expressions of Chinese and Korean ‘*Lián*’ have a one-to-many relationship on the language surface, but we can divide Chinese ‘*Lián*’ into four parts based on Korean expressions; second, in terms of benchmarking extreme, the vertical re-categorization of Chinese ‘*Lián*’ sentence corresponds to Korean, but there are differences horizontally, and there is an arrangement ‘type2>type4>type3>type1’ in expressing extreme semantics. Third, in terms of the level of counter-expectation, it roughly presents the ‘type4>type1>type2>type3’ arrangement.

Key words : ‘*Lián*’ sentence, Auxiliary particle, benchmarking extreme, counter-expectation, Chinese-Korean comparison

투 고 일 : 2022. 10. 10. / 심 사 일 : 2022. 10. 15. ~ 2022. 11.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2. 11. 20.